

第二十七種

北涇草堂曲論

第二十八種

京塵劇錄

第二十九種

曲概

第三十種

中州切音譜贅論

第三十一種

曲海一勺

新曲苑

冊六

北涇草堂曲論

新曲苑第二十七種

清會稽陳棟撰

以曲爲曲
與以詞爲曲

曲與詩餘相近也。而實遠。明人滯於學識。往往以填詞筆意作之。故雖極意雕飾。而錦糊燈籠。玉相刀口。終不免天池生所譏。間有矯枉之士。去繁就簡。則又滿紙打油。與街談巷語無異。夫曲者曲而有直體。本色語不可離趣。矜麗語不可入深。元人以曲爲曲。明人以詞爲曲。國初介于詞曲之間。近人並有以賦爲曲者。賞音可觀。定不河漢余言。

明代諸傳

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。玉茗還魂較實甫而又過之。特湮淖已穿。頗類未除。南柯邯鄲二種。斂才就範。風格道上。實足前無古人。後無來者。青藤音

律間亦未諧。其詞如怒龍挾雨。騰躍霄漢間。千古來不可無一。不能有二。餘若浣紗之瀟灑。明珠之雋秀。紅拂之峭勁。義俠之古樸。西樓之蘊藉。玉合之整鍊。龍膏之奇恣。香囊之謹嚴。紅蕖之流利。一邱一壑。亦足名家。鼎革時百子山樵以詞名天下。所編燕子箋。盛行宮禁。品其高下。尚不能並若士幼作之紫簫。此外汗牛充棟。自鄧無譏矣。

琵琶西廂
之較

自化工畫工之論出。而西廂琵琶之品始定。然琵琶究不及西廂。實甫香艷豪邁。無所不可。東嘉一作典貴語。便筋努面赤。蓋文章一道。均可以學力勝。惟曲子必須從天分帶來。明嘉隆中。王弇州以詩文爲七子弁冕。而所著鳴鳳記。淺率頽唐。一似全無學識者。何況他人。世之左袒東嘉。不過曰西廂誨淫。琵琶教

作曲詞重
於律

還魂香囊
步武西廂
琵琶

孝。夫既置其文于不論。則固非余所敢知耳。

臨川填詞。多不協律。沈詞隱貽書規之。臨川听然笑曰。余意所至。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不朽之業。當日早已自定。今人捧九宮譜繩趨尺步。奏之場上。非不洋洋盈耳。及退而索卷玩誦。未數折即昏昏思睡。夫人固不可過才。又何可不及才。蹶弛之馬。苟操縱得法。終當百倍駑駘。必也四海賞心。梨園從律。屏山燭樹。雅俗盡歡。茫茫今古。吾見亦罕。

西廂以下。高施齊名。然君美之視東嘉。尚猶江黃之敵荆楚。明人盛稱曇夢。則緯真初下筆時。亦自夢想不到。此正如六朝庾徐長慶元白。一時風尚。微幸並驅。至步武一說。還魂繼崔。香囊繼蔡。若士後勁有餘。九成中郎。一忠一孝。允足相配。其如詞之不稱何。

清初洪孔
出類拔萃

李笠翁曲

詞至西堂。又別具一變相。其運筆之奧而勁也。使事之典而巧也。下語之艷媚而油油動人也。置之案頭。竟可作一部異書讀。石渠邊幅稍狹。風韻灑如。西園畫中人二種。尤足紹規曩哲。

國初人才蔚出。卽詞曲名家。亦林林焉。指不勝屈。必欲于中求出類拔萃。則高莫若東塘。大莫若稗畦。靡旌摩壘。殊難爲鼎足之人。

笠翁賓白。縱橫變幻。獨步數朝。迄今憐香伴各種傳奇。流行海內。幾于家絃戶誦。其慎鸞交開暢曲曰。可惜元人箇箇都亡了。若使至今還壽考。遇余定不題凡鳥。余謂笠翁填詞。實非當行。不知何所恃而自信若此。大抵私智勝則規模不闊大。巧句多則筆墨不莊重。以此廟切。笠翁當亦心服。近人刻十種曲。有殿

以盧淳二夢者。吾恐簸之揚之。且不啻糠粃在前矣。江湖內十八本。外十八本。梨園缺一。卽非佳班。其實可傳者不過十之二三。餘皆村褻鄙俚。不堪入耳。而父以傳之於子。師以授之於弟。設填新本。付之搬演。苟非有大勢力。彼必委而棄之曰不可唱。夫詞不可唱者固多。可唱者亦不少。元代佳詞如林。當時卽稱荆劉拜殺。文士之取信梨園。亦有幸有不幸已。

古律載六宮十一調。傳者僅十之七。而般涉大石小石諸調。又祇寥寥數曲。蓋曲學幾于亡矣。余意宮調定格。當如還相爲宮。一宮有一宮之聲韻。一調有一調之節奏。周德清中原音韻所云。仙呂清新綿邈。南呂感歎傷悲。義雖不傳。其意可繹。然何以北曲正宮可與中呂並用。又可用般涉調煞。而他宮不能。南

南北途徑
各別

曲有仙呂入雙調。而他無有。今之唱曲者。僅記首三字。爲標目。問以牌名。尚茫然不知。詞家亦幾等宮調。爲贅瘤。世有周郎乎。吾當鑄金事之。

詩餘興而樂府廢。雜劇興而詩餘又廢。絃索之用。愈變愈卑。今雜劇雖廢。有志紹述。古人不遠。尚有門徑可尋。詞家目不見元曲。偶以南詞變北劇。人輒譽之。曰宮喬。曰鄭馬。問以孤裝參軍名色。往往目瞪舌撟。不知南北徑途。判然各別。旣名稱仿古。無論賓白詞章諸大者。卽小小排場。譬如飾古彝鼎。座匣必須雅樸。摹晉唐名畫。著不得一件時用器物。由此以推。思可過半。

元劇存亡

太和正音譜及錄鬼譜。載元劇千餘本。陶九成輟耕錄。自云見元劇七百餘本。而錄中所列名目。半不可

解。今存者自臧晉叔元人百種曲外。寥寥無幾。百種曲雖多點竄。要亦餽羊。蓋雜劇卷帙不多。易于散失。藏書家又以無關經史。置不寶貴。苟非彙而刻之。風霜兵燹。日復一日。必至消滅淨盡。晉叔之爲功詞壇。豈淺鮮哉。

李太尉代汾陽治軍。號令纔出。壁壘一新。詞家具此手筆者。惟青藤改崑崙奴。可云無忝。臧晉叔刪訂四夢。詡詡然自命點金手。無奈識不稱志。才不副筆。將原本佳處。反多淹沒。昔賢不云乎。鶴頸雖長。斷之則死。鳬頸雖短。續之則傷。晉叔沉酣元曲。旣于詞壇不敢染指。乃復有此輕妄之舉。自知之所以難也。若西廂一記。李日華以北賡南。則裂鄭錦以補鶉衣。碎楚玉以飾甕牖。實甫何辜。冤遭此劫。

北涇草堂曲論終

京塵劇錄

新曲苑第二十八種

清楊掌生撰

道光初之
集芳班

道光初年。京師有集芳班。仿乾隆間吳中集秀班之例。非崑曲高手不得與。一時都人士爭先聽覩爲快。而曲高和寡。不半載竟散。其中固大半四喜部中人。也。近年來部中人又多轉徙入他部。以故吹律不競。然所存多白髮父老。不屑爲新聲以悅人。笙笛三絃拍板。聲中按度。削節韻三字七。新生故死。吐納之間。猶是先輩法度。若二簧梆子。靡靡之音。燕蘭小譜所云。臺下好聲雅亂。四喜部無此也。每茶樓度曲。樓上下列坐者。落落如晨星可數。而西園雅集。酒座徵歌。聽者側耳會心。點頭微笑。以視春臺三慶登場。四座

一珍做宋版印
笑語喧闐。其情況大不相侔。部中人每言。我儕升歌。坐上固無長鬚奴。大腹賈。偶有來入坐者。啜茶一甌。未竟。聞笙笛三絃拍板聲。輒逡巡引去。雖未敢高擬陽春白雪。然卽欲自貶如巴人下里。固不可得矣。

嘗論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。盛傳於世。而余獨心折

荊石山民所撰紅樓夢散套。爲當行作者。後來陳厚

甫在珠江按譜填詞。命題皆佳。

余最愛畫薈一齣。繡鴛一齣。情景亦妙。

而詞曲徒砌金粉。絕少性靈。與不知誰何所撰袖珍本四冊者。同爲無足重輕。故歌樓中惟仲雲澗本傳習最多。散套則有自譜工尺。故旗亭間亦歌之。

秀蓮字花君。揚州人。桐仙得意弟子也。光裕堂先有天然。天秀。不久皆散去。後來者曰三秀。二秀者。秀蘭。秀芸。秀蓮也。秀蓮入門最後。而最慧。意態爽闐。言笑

舉止並皆灑落。無委瑣氣。所般皆小生劇。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摻搨爲禰正平罵阿瞞。伊吾久之。花君從旁竊聽。則已盡得其節拍。揚袍振袂而出。神情態度。參以己意。妙合自然。雖素所習不啻也。有僮父撓之。不令般演而罷。桐仙乃竭一夜之力。篝燈按譜。摹倣爲岳雲罵秦檜劇。命名曰快人心。詞曲賓白。科譚爨弄。悉與漁陽摻搨異。非依樣葫蘆也。桐仙以一夕成之。花君卽以一夕習之。明日入戲園。登場般演。耳目一新。觀者方嘖嘖歎新劇之妙。不知乃其師徒夜來燈下所爲也。

乾隆間。查家樓。月明樓。皆國初舊蹟也。余道光壬辰北來。初訪月明樓。無知者。戊戌夏。雲夢道中。老僕楊升言。月明樓卽在永光寺西街。其地近棗林。世俗相

傳。有康熙私訪月明樓之語。編爲歌謠。演爲雜劇。刻爲畫圖。雖婦人孺子皆能言其事。顧鮮有知其地者。有戲莊。有戲園。有酒莊。有酒館。戲莊曰某堂。曰某會館。爲衣冠揖遜。上壽娛賓之所。清歌妙舞。絲竹迭奏。戲園則曰某園。曰某樓。曰某軒。偶然茶話。人海雜遝。諸伶登場。各奏爾能。鉦鼓喧闐。叫好之聲。往往如萬雅競噪矣。戲莊演劇必徽班。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。廣和樓。二慶園。慶樂園。亦必以徽班爲主。下此則徽班。小班。西班。相雜適均矣。

都門竹枝詞云。某日某園演某班。紅黃條子貼通闐。今日大書榜通衢。名報條。曰某月日。某部在某園。演某戲。尚仍其舊俗。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。大約四日或三日一易地。每月周而復始。有條不紊也。

廣州城則

四大徽班
與小班
西班

每日梨園會館懸牌
云某日某班在某處

春台。三慶。四喜。和春。爲四大徽班。其在茶園演劇。觀

者人出錢百九十二。曰座兒錢。

此散座也。官座及桌子則有價。

惟嵩

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。堂會必演此五部。日費百餘

緡。纏頭之采不與焉。

戲莊及第宅綵觴宴客皆曰堂會。

下此則爲小

班。爲西班。茶園座兒錢。各以次遞減有差。堂會則非
所與聞。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。並所不習。近日亦有
出學酬應者。然召之入酒家則可。茶園爲衆人屬目
之地。有相識者亦止遣僉僕送茶。諸伶仍不登座周
旋也。

廣州樂部

廣州樂部分爲二。曰外江班。本地班。外江班皆外來
妙選。聲色技藝。並皆佳妙。賓筵顧曲。傾耳賞心。錄酒
糾觴。各司其職。舞能垂手。錦每纏頭。本地班但工技

擊。以人爲戲。所演故事。類多不可究詰。言旣無文。事尤不經。又每日爆竹烟火。埃塵漲天。城市比屋。回祿可虞。賢宰官視民如傷。久申厲禁。故僅許赴鄉村般演。鳴金吹角。目眩耳聾。然其服飾豪侈。每登場金翠迷離。如七寶樓臺。令人不可逼視。雖京師歌樓。無其華靡。又其向例。生日皆不任侑酒。其中不少可兒。然望之儼然。如紀渚木雞。令人意興索然。有自崖而返之想。間有強致之使來前者。其師輒以不習禮節爲辭。靳勿遣。故人亦不强召之。召之亦不易致也。大抵外江班近徽班。本地班近西班。其情形局面。判然迥殊。本地班非無美才。但託根非地。屈抑終身。如夷光不遇范大夫。三薰三沐。教之歌舞。則亦苧羅山下。終老浣紗。雖有東施。並乃無顰可效。不亦惜哉。

前門外戲園多在中城。故巡城口號。有中城珠玉錦繡之語。中部尉所治地。或且因緣爲利。宣武門外大街南行。近菜市口。有財神會館。少東鐵門。有文昌會館。皆爲宴集之所。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。皆戲園也。內城禁開設戲園。止有雜耍館。外城小戲園。徽班所不到者。分日演西班牙小班。又不足則以雜耍補之。故外城亦多雜耍館。西城菓子巷內街西舊有戲園。曰太和軒。西草廠胡同有吉陽樓。皆雜耍館。一年中演戲無幾日。或云。朝陽門外另有戲園。非東嶽廟西之芳草園。余不知也。城外小園凡五。在南城者二。崇文門外曰廣興。宣武門外曰慶順。東城一。在齊化門外。曰芳草。西城一。在平則門外。曰阜成。北城一。在德勝門外。曰德勝。皆徽班所不到。惟嵩祝偶一莅之。亦但分下包而已。舊時檔子班打采。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內天樂園。今爲小戲

堂名中人
與大下處
中人

園矣。今日三慶園。乾隆年間宴樂居也。其地昔甚廣大。今當鋪亦從此析出。又其旁有六合居。亦其地也。樂部各有總寓。俗稱大下處。本臺寓百順胡同。三慶寓韓家潭。四喜寓陝西巷。和春寓李鐵拐斜街。嵩祝寓石頭胡同。

諸伶聚處其中者曰公中人。聘歌師食月俸者曰拿包銀。司事者曰管班。管班執掌分爲三。曰掌銀錢。曰掌行頭。衣箱爲行頭。四掌派戲。生日別立下處。自稱曰堂

名中人。堂名中人初入班。必納千緡。或數百緡。有差曰班底。班底有整股。有半股。整股者四日得登場演劇一齣。半股者八日。曰轉子。諸部周流赴戲園。大園四日。小園三日。一易地。亦曰輪轉子。堂名中人有班底者。許償其值相授受。其堂名多承襲前人舊號。彼